

剧故事

DOU E Y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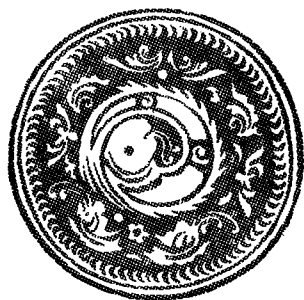
窦娥冤



文化出版社

窦娥冤

DOU E YUAN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插图：李加

寒 娥 冤

龙世辉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 字数 30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 72,001—122,000册

书 号：10077·0385

定 价：0.19 元

前 记

元代杂剧盛行，其中许多优秀的剧作，一直流传到今天，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宝贵的遗产。这些古典剧本，现在已无法原样演出；如果阅读剧本，一般接触元曲较少的读者，会感到一些困难。那么，用现在的口语把它们改编成通俗的故事，让这些优秀的古典著作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，我以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工作。

这里，我尝试着把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写的《窦娥冤》，改编成故事。为了使它通俗易懂和适合故事这种形式，除了努力保持原作的精神外，在故事情节和组织结构上，作了新的安排。为了保留原作的精华和去掉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，在有些情节和内容上，又作了一些删节和变动。如原作中窦娥的鬼魂是直接出场的，而这里改为了托梦。但是，象鲜血飞上白练、六月飞雪这种表达人民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艺术的夸张，是不能与封建迷信的东西相提并论的，因而是应该保留的。

由于初次做这种工作,缺点一定很多,希望
出版后能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帮助。

龙世辉 1956 年 10 月于北京

目 次

一	父女生离·····	1
二	驴儿下毒·····	15
三	窦娥受冤·····	27
四	六月飞雪·····	34
五	怒责州官·····	42
六	惩办真凶·····	51

一 父女生离

长安人窦娥，原叫窦端云，三岁上就死了妈妈，爸爸窦天章是个穷秀才，父女俩流落在楚州居住，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。可是，就连这样的日子也不让她继续过下去，残酷的生活，迫使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，又和她唯一的亲人——爸爸分离了。

端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她牵着爸爸的衣襟角，走进一个从不认识的蔡婆婆家。

窦天章对蔡婆婆说：“蔡婆婆，借你的二十两银子，到如今本利四十两，我是还不起。我马上要进京赶考，又没有盘缠，你既然不嫌弃小女儿，要她做个儿媳妇，那你就收留了吧！”

蔡婆婆虽然放帐吃息，为人倒还心地善良，她见着端云这般伶俐的闺女，心里早就分外喜爱，一听秀才答应了亲事，乐得笑嘻嘻的，连忙高兴地说：

“你是我亲家了，银子，那还说什么还不还的。”说着，打开箱笼，拿出借钱的文书，另外还

拿了十两银子说：“这是借钱的文书，你收回去吧，这是十两银子，送给亲家作个盘缠。亲家！礼轻情重，你莫要嫌弃。”

“婆婆说哪里话，借你的银子还不起，如今又送我盘缠，真是感恩不浅，将来不知怎样才能报答婆婆的好处。”秀才说到这里稍微停了一下，“婆婆，只是端云年幼无知，看在我的面上，早晚还得婆婆多多管教。”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变调了。

蔡婆婆说：“唉！亲家，这就不用你嘱咐了，我把她当作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你只管放心去吧！”

窦天章说：“婆婆，要是端云这孩儿做错了事，该打呵，看在我的薄面上，你就骂她几句；该骂呵，你就吩咐几句。”

他的眼圈儿红了，一手拉过端云，偎着她的小脸庞儿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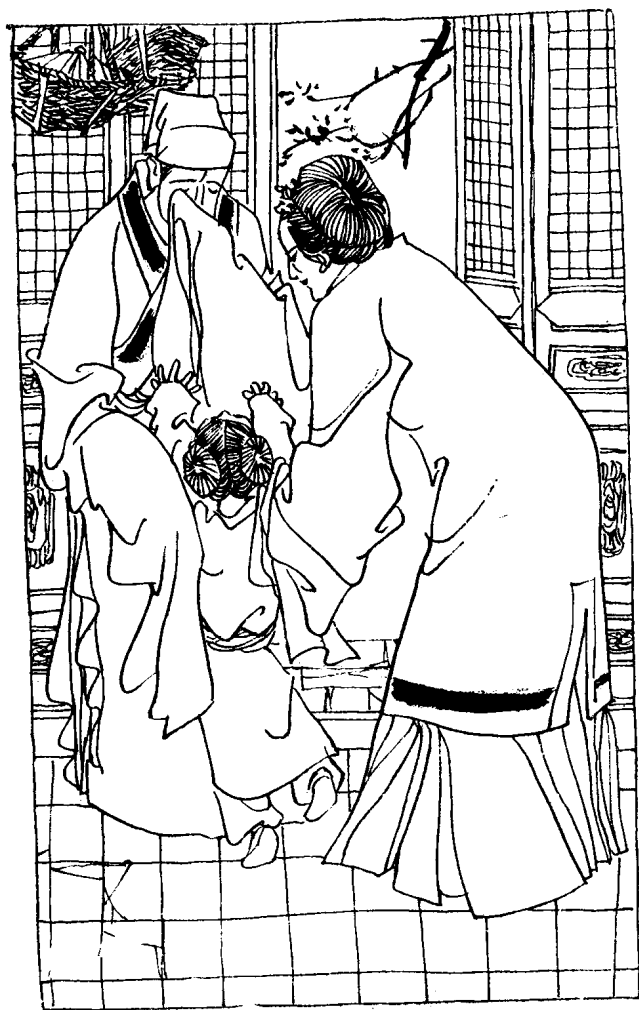
“孩儿，你在这儿，比不得在你爸爸身边，你要乖乖地听婆婆的话呵，可不要调皮惹事，挨打受骂……”

端云一头扎在爸爸怀中，抽抽噎噎地哭着：

“爸爸！爸爸！我不，我不，……你就丢下我不管啦！”

“好孩子，别哭，过几年爸爸就来接你。”

还是蔡婆婆说好说歹地劝了一阵，父女



俩又难舍难分地痛哭了一番，就这样彼此分离了。

端云从这天起，离开了亲爱的爸爸，在蔡婆婆家作了童养媳。蔡婆婆将她改名窦娥。这时窦娥才七岁。

转眼就是十三个年头，窦娥已经二十岁了。在这十三年当中，年轻的窦娥，又经历了多少人世的变化呵！

窦娥跟着婆婆，搬到山阳县住家，十七岁上，就和丈夫结了婚，小两口子本来相亲相爱，只是不幸得很，结婚不到两年，她的丈夫忽然害病死了，窦娥从此成了一个青年寡妇，婆媳二人厮守，过着非常凄凉的光景。

窦娥满腹愁情，忍受着感情上的痛苦与悲伤。母亲去世了，父亲分离了，丈夫又忽然亡故，这世界，对于窦娥又有什么意思呢！夏天，热闹的蝉声，只是平添她无穷的烦闷；冬天，飘飘的雪花，轻轻地落在地上，一层一层地堆着，她的悲愁也跟着深起来。有时她吃着饭菜，嚼在嘴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；有时她通宵睁着眼睛，一直到天明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她最怕那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更怕那万紫千红的春晨，……这一切，都会勾起这青年寡妇烦乱的心绪呵！人的一辈子是有尽头的，它不会象河里的流水一

样，永远永远地流下去，可是窦娥的痛苦，永远是无休止地伴着她。

窦娥和她的婆婆，就过着这样悲惨无望的生活，但是，不要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长久地过下去。谁知道更悲惨的命运还在等待着她们，在这平静无望的生活里，又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。

有一天，蔡婆婆出外讨债，窦娥一个人在家，久等婆婆不回来，看看天色不早，窦娥正在着急，寻思莫非婆婆在外边出了什么事。忽然大门呀的一声，蔡婆婆仓仓皇皇走进来。窦娥一见，忙迎了上去：

“婆婆回来了，你吃了饭么？”

婆婆一见窦娥，一把拉住就痛哭失声地说：

“孩儿，这件事怎么办好？”

窦娥见婆婆这等模样，又没头没脑地说这么句话，弄得莫名其妙；但是，她已经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，不由得心跳起来。是讨债与人家吵了嘴呢？还是在路上遇着什么歹人被劫了银子？为了问个明白，就安慰婆婆说：

“婆婆，别只管哭嘛，您老人家有什么烦心的事，告诉你孩儿，也许……”

“孩儿！这等羞人答答的事，叫我怎么跟你说呵！”

“婆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是您孩儿嘛，

有什么不能说的。”

蔡婆婆哭了一阵，心想这事总归是瞒不住的，于是从头到尾对窦娥说了出来。

原来这山阳县南门外有一间药铺，掌柜的是个医生，此人庸医杀人，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倒给他医死不少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，叫他赛卢医。赛卢医因为生意清淡，手头很紧，曾向蔡婆婆借了十两银子使用，到如今本利二十两。蔡婆婆几次去讨，他都无钱还她，成天为这二十两银子，愁得眉头都起了疙瘩。

这天，赛卢医坐在店中，从早到晌午，莫说不见一个买药看病的，就连人影儿也没有一个进来。心里发愁，搭拉着脑袋，没精打采地翻着令人丧气的帐簿。忽然听得店门口走来一阵脚步声，心想是主顾来了，不由得高兴起来，可是当他一抬头看清走进来的人是谁，心里一冷，就好象掉在凉水里一样。

蔡婆婆怒冲冲地走了进来，毫不客气地说：

“我说赛卢医，人重信义，这二十两银子，你到底还打算还不？你叫我这老婆婆跑了多少趟啦！”

“婆婆，请坐，请坐！”赛卢医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声陪着小心。他不等蔡婆婆再开口，先感谢蔡婆婆借钱的好心，然后象每次一样，没完没了地哭起穷来。生意如何淡薄，欠债如何多，物价

如何贵，开销如何大……

蔡婆婆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再听你这套穷经了，银子，反正今天一定得还！”

赛卢医要求着：“婆婆！您放心，借钱还有不还的么！只是眼前手紧，婆婆再缓几天……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半个时辰也缓不得，哼！你叫我为了这二十两银子还要把腿跑折么！”蔡婆婆越说气越大，她用手指着赛卢医，手指尖几乎快到鼻尖上了。“我说赛卢医，你这样大的男子汉，有店有业，还要赖我妇人家这几个钱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赛卢医被激怒了，本来他想骂几句，可是，他没有骂人的勇气，也没有骂人的本钱，刚说出一个“你”字又马上咽了回去。他知道，这时候使不得性子，骂了架，生了气，到头来还得还人钱，得另想办法对付。他眉头一皱，暗暗一咬牙，想了个坏主意，满脸笑容地说：

“婆婆，您老人家千万别生气，求情不成，交情尚在，你我几年的老主顾了，难道为这几个钱就生分了么？既然婆婆要钱急用，那我还不设法么！”他把还钱说得好象是借钱一样，稍停，又说：“不过，今天柜上实在是分文皆无，婆婆一定要用么，就劳驾跟我上庄上去取……”

蔡婆婆说：“去就去，难道还怕你上天入地！”

蔡婆婆跟着赛卢医来到郊外旷野，这里是

一片大荒草地，只有右边有一座小松林，道路便从这里穿过松林绕到别处。赛卢医一看四处无人，他暗暗摸摸腰中早藏好的绳子，扭过头去对蔡婆婆说：

“蔡婆婆！你听，后边谁在唤你！”

蔡婆婆一回头，刚说一句：“在哪里——”话音未落，赛卢医把绳子一套，刷的一下就勒在蔡婆婆的脖子上。正待要往死里勒，忽然松林那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喊声：

“光天化日，谁敢行凶杀人！”

赛卢医抬头一看，只见松林那边，有两个人飞跑过来，他刚一迟疑，那两人已经快奔到面前，相去不过三四丈远了。赛卢医说声“不妙”，把手一松，绳子一撂，急忙落荒而逃。

奔来的两人，一老一少，他俩顾不得再去追赛卢医，急忙上前扶起蔡婆婆。这时蔡婆婆已经吓得昏了过去。

那老的说：“这婆婆吓昏了，让她先歇一会儿，会醒过来的。”

那少的说：“爹！那汉子好凶，白昼杀人，我们再迟来两步，这老婆子就完蛋啦！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？”

半天，蔡婆婆才悠悠忽忽醒过来，她一睁开眼，看见两个陌生的汉子站在身边，一时给楞住了。好一会，她想起刚才赛卢医要勒死她的可

怖情景，才恍然大悟这是怎么回事。她本来要想去告官，但后来想起这些官吏大都是昏庸糊涂的，她又是一个毫无权势的老妇人，告了也未必中，因此只得忍下了。她畏惧地向四周望望，已经看不见赛卢医的影子，这才放心下来。

那老的这时问道：“你这婆婆，哪里人氏？姓什么叫什么？为什么刚才那汉子要勒死你？”

蔡婆婆见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，就把赛卢医想赖银子行凶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还说：

“我就是这城里人，家中只有婆媳二人守寡，要不是您老人家和这位小哥，我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，可怜我那儿媳妇还不晓得呢。”

那少的一听这话，好象发现什么秘密似的，鬼鬼祟祟地拉过那老的，在一边低声地说道：

“爹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她家还有个年轻守寡的媳妇儿呢！我们救了她的性命，少不得要厚谢我们的。你我都没有老婆，不如你娶了这老婆子，我娶她儿媳妇，一举两得，你和她说去。”

那老的一听这话，正中心意，忙点了点头，走过去对蔡婆婆说：

“婆婆，有件事儿不知你肯答应不？”

蔡婆婆说：“老先生，看你说的，二位救了我的性命，就是我的恩人，有什么事就只管吩咐吧！”

那老的哈哈地笑了两声，说：“这么说就好办了，不瞒你说，我叫张孛老，”他指了指那少的，“这是我的儿子张驴儿，我们两个都没有老婆，想来你没有丈夫，你儿媳妇又年轻守寡，不如你与我做个老伴，你儿媳妇嫁给我儿子，一家子和和睦睦，过个爽心日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蔡婆婆一听这话，马上把脸一放，正经地说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！二位救我性命，等我回家，多备银钱酒肉相谢，这是正经，怎么说出这等话来！”

张驴儿一听马上发火道：“你这老婆子好不识好歹，跟你说，我父子娶你婆媳，是看得起你，谁要你的银子，谁吃你酒肉。哼！这件事依了那好说，不依却由不得你，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儿，你要是不答应呵！还是用这条绳子送你回姥姥家！”说着，他捡起了地上的绳子，抖弄着。

蔡婆婆一看张驴儿这副凶相，心想又是一个不好惹的无赖，常言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，有心想暂时周旋过去，马上改变态度说道：

“看你这哥子，有话好说嘛，何必动气呢，这样大一件事，也得让我思量思量嘛！”

张驴儿说：“这有什么好思量的，你嫁给我老子，我娶你儿媳妇，答应嘛就这么办，不答应嘛——”他比划一下手里的绳子，“你就跟它做

老伴去吧！”

蔡婆婆又是懊恼，又是气忿，心想：刚才碰上赛卢医，险些儿送掉老命；这会儿又遇见这两个恶棍，这般无赖欺人，真是苦命呵！如果自己答应了，回家儿媳妇一定不会顺从；如果一口回绝，他要是真的行凶呢！罢罢罢！先回到家里再作计较，于是说道：

“老爹，哥子，这些事怎好在这儿一口说妥，请二位到我家里去，咱们慢慢商量吧！”

蔡婆婆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对窦娥诉说了以后，于是对窦娥说：

“孩儿，这事怎么办呵！现在他们父子就在门外，等着要做女婿呢！”

窦娥说：“婆婆，您都是六十开外的人啦，再招个女婿，那岂不叫人笑破口。至于您孩儿我么，要我嫁个这样的无赖，那是万万不能。”

蔡婆婆说：“谁又想嫁人呢，只是他们又要勒死我，逼得没有办法，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”

窦娥说：“婆婆，爹爹在世，一辈子辛辛苦苦，给我们置下产业，他老人家总希望我们一身清白，一家和好，要是您答应了这事呵，怎对得起爹爹！”

蔡婆婆一听这话，心里一阵难过，但是一想起门外的张家父子，心里又害怕，不得不又说：